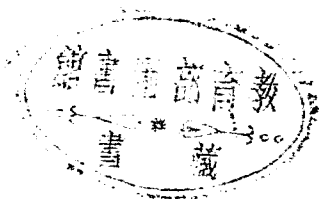


信的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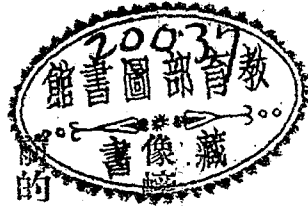


韓德溥編著

正中書局印行

818.9
轉15

| | | | |
|----|---------|----|----|
| 十 | 終身不再說謊 | …… | 三七 |
| 十一 | 你真是至誠君子 | …… | 四〇 |



一 既說出便要實行

園裏開滿了各色菊花，紅的，白的，黃的，紫的，五顏六色，有蟹的，有像龍爪的，有像圓毬的，千種百樣，十分好看。

這是一個晴朗的秋季，牆根草際，快樂的秋蟲不住唱着歌兒，院裏的梧桐，換上金黃色的秋裝，映着滿園的菊花，越顯得疎落有致。

一天，周成王理畢政務，獨自跑到園裏，賞覽秋景，正在徘徊數步的當兒，忽然聽得菊花叢後，送出一陣清脆的歌聲，唱道：

「菊開滿園香，

秋天好風光！

枯坐多寂寞，

既說出便要實行



(南)



119
2006.8
200

最好捉迷藏」。

「誰在這裏唱歌？」成王向花叢裏問。

「哥哥！小弟弟自己叢裏走出答道：『是我』！」

「唱的真好聽！」成王誇獎他說：「你再唱一個歌給我聽聽好嗎？」

「唱歌沒有味兒！」小弟弟說：「我愛捉迷藏」。

「好的，我陪你」。成王握着他的手說。

「哥哥！小弟弟問他說：『誰先捉呀？』」

「你先來」。成王一邊說着，一邊用手帕把他的眼睛蒙起來，自己

悄悄地躲到假山後。

「藏好了沒有？」小弟弟說：「被我捉着要受罰的」。

「好了」。成王遠遠笑着回答。

聰明的小弟弟，定了一會神，便沿着剛纔的笑聲走過去。「哇！」小弟弟叫了一聲，已把成王捉住了。

「送什麼東西給我？」小弟弟拉着成王的袖子問。

「好！」成王自地上拾起一片桐葉，遞給他道：「就把這個封給你」。

「我不要這個東西！」

「你要什麼東西呢？」

成王和小弟弟正在糾纏不了，突然一聲打破園裏沉悶的空氣。

「恭喜，恭喜！」周公自後面趕來說了這一句，倒把成王怔住了。

「有什麼可以恭喜！」成王分辯道：「剛纔我和小弟弟講的玩話，

那裏可以當真起來！」

「做國家領袖的人，沒有戲言！」周公鄭重地說：「既說出，便要實行，不然，將來怎能叫全國人民信任呢？」

成王聽了周公的話，心裏很感動，立即封小弟弟做唐（現在的山西晉祠）地的侯，他自經過這次教訓後，從此再不敢隨便講玩話了。

一一 那裏能因爲人死了便失信呢

季札是春秋時候吳國的王子，弟兄四人，季札年紀雖然最幼，可是聰明幹練，父親壽夢十分愛他，很想把王位傳給他。季札是個讀書明理、十分友愛的人，怎肯和哥哥相爭呢？所以父親死後，便決意不做國王，仍由他的大哥諸樊繼位。十三年後，他的大哥死了，國裏的人民都要他做國王，他便逃到別的地方去隱居。不料在這幾年中，他

的幾個姪兒爲爭奪王位，發生不少流血的事件，他聽了更不忍參與國事。後來他被封在延陵（現在的江蘇常州一帶）地方，因此大家就叫他延陵季子。

他既不願在國內和任何人爭權奪利，便周遊列國，聯絡國際友誼，這也是他爲祖國盡力的一點意思。

中途，他到了徐國（現在的江蘇銅縣），徐君早已知道他是一個賢公子，很恭敬地招待他。

談話的時候，徐君發現季札身上掛的一口寶劍，非常可愛，便目不轉睛的注視着。

「你的寶劍真不錯呀！」徐君不住這樣讚美着：「你可以拿下來給我看看嗎？」

那裏能因爲人死了便失信呢

「可以的！」季札說着，便解下來，雙手捧着，交給徐君。

徐君接劍在手，細看劍鞘上邊嵌滿珠玉瑪瑙，已覺珠光寶氣，令人艷羨；再把劍鋒抽出來一看，只見晶瑩如水，寒氣逼人，更加不忍釋手。

「這真是……好……好劍！真真……是好劍！可惜……」。徐君把劍拿在手中，看了又看，又掛在身上試試，撫摩賞鑑，簡直看呆了，自言自語地讚嘆着，竟忘記了站在旁邊的客人。

季札是聰明不過的人，那有猜不出的道理。他想：徐君既是這樣愛這把劍，我便送給他吧！正想啓口，可是一轉念：我此次出去，還有魯國、齊國、鄭國……沒有到，他們都是大國，我那裏可以不帶劍去？

原來古人出外遊歷，必須掛劍，這是古時的禮節，不僅是防衛的意思哩。季札想到這裏，又轉了一個念頭：等我遊歷完畢回來，再到這裏解劍相贈吧！

他主意拿定，非常快活。恰好徐君也看完了，還給季札。季札便照樣掛了起來，告別而去。

在別離時，徐君依依相送，更給季札一個贈劍的決心，可是兩方面始終都沒有發起一個「劍」字。

幾年以後，季札到北方的幾個國家都走遍了，便依原路回到徐國。

不料他一到徐國，竟得到一個傷心的消息，使他心靈激起無限悲痛，原來徐君早已死了。

那裏能因爲人死了便失信呢

「唉！我對不起徐君了！」季札這樣悲痛地自責着。立刻尋到徐君墳墓所在祭奠一番。附近的人，都走來看他。只見季札行禮之後，便從身上解下那口寶劍，掛在墓前樹枝上。

「他已經死了！你把劍掛在樹上做什麼？」旁人不懂季札是什麼用意，便去問他。

「是呀！我深悔當時不能把劍還給他！」季札傷心地說：「不過，我在當時心裏已經許了他，那裏可以因為人死了，便失信呢？」

這件事傳揚開來，大家都很贊



季札把劍解下來掛在樹上

六國中的燕國（在現在河北省的東北部），和秦國相距很遠；秦國要實行「遠交近攻」的政策，表面上當然和燕國很好；燕國不明白這是秦國的狡計，就答應和秦國締結條約，保持和平。但中間最使燕國離場的條件，就是把太子丹，送到秦國做抵押品，表示服從秦國的意思。

燕太子丹是一個有血性的人，雖然怨恨秦國的無理，到此也只好忍辱含垢，暗暗切齒。

一天，太子丹趁秦國沒防備，悄悄地逃出秦國，沿途跋山涉水，曉行夜宿，好不容易逃回了燕國，就去和鞠武先生商量雪恥的方法。鞠武勸他不要性急，慢慢兒想個善策。可是太子丹那裏等得及。

有一次，志切報仇的太子丹，又找鞠武來商量。鞠武說：「我有

一個朋友，名叫田光，他是一位足智多謀信義兼備的人，很可以擔任大事的」。

太子丹聽了這話，就請鞠武介紹，要和田光見面。可是鞠武雖如此說，不知道田光究竟肯不肯，所以先去見他，說明來意，田光總算不曾推辭。

到了明天，鞠武引着田光見太子丹，太子丹便懇求田光想一個法子。

「這是一件重大的事啊！」田光皺着眉說：「我年紀已老，怕擔不起這個重任，但是國家的大事，我也決不袖手旁觀。我有一個朋友叫做荆軻，他極重信義，這件事他如肯替你出力，或者可以達到目的」。

當下太子降信託曰光，務必把開軻前到。幾日時，真到時，

曰光不能開過秘密。

曰光答曰：「太子去開軻，把太子伊信有開軻，」

年曰：「太子開軻，」

一番，方纔首肯。

「既然你允許，」

有一層，

嚴守秘密，這一日是太子懷疑我了！替人家做事，而給人不信任，算不得一個大丈夫！」

曰光說到這裏，嘖的一聲，把劍抽出，對荆軻說：「請足下趕快去見太子，就說我已死了，以表示我沒有失信！」

罷 拔劍自刎死了。

荆軻見過太子，把田光自殺的話，詳細說了。太子非常悲痛，流涕嘆道：「我起初吓嚇田先生不要洩漏，實在是想要把這件事慎重做成功，現在田先生自己來表示他守信，那真是我的本意呢？唉！我……真正……不會信了！」

田光死後，荆軻果然不負田光所託，帶着秦武陽去刺秦王。名，去行刺秦王。可惜秦太敏捷，反被秦王殺死，然而荆軻卻得住死友田光了。

四 餓着肚皮過了一夜

「喂！請你今天午刻到舍下來吃飯好麼？」吳起對他的朋友說。

「何必這樣客氣！」那個朋友答道：「你我知己，天天見面，還用

這樣客氣嗎？」？

「老兄！我並不特爲你辦菜，不過家常便飯，大家請吃就是了。」吳起謙遜地說。

「那末……」，那個朋友說：「等我把一件事辦妥，再到府上來擾酒好嗎？」？

「好的！」吳起欣然說：「那末午刻，我在舍下敬候了！」

「遵命！」！

「專候駕臨！」！

他們互相客氣了一番，彼此握手分別。

「阿三！上街去沽點酒來，今天有客人在此吃飯」。吳起對僕人

說。

「劉四呢？」吳起又對廚子說：「你把前天醃的雞煮些出來，我今天款待一個朋友哩！」

「劉四！」吳起再三叮囑他道：「其餘不必再辦菜，因為我和朋友講明了的！」

「知道的！」劉四曉得主人的脾氣，向來不說假話，便一面應着，一面跑去煮醃雞了。

太陽光直射到階前，已經是吃午飯的時候了。這時，吳起便叫僕人把酒菜端在桌子上，放好碗碟杯筷，只等客人。

桌子上不住送來一陣陣撲鼻的菜香，酒壺已經換過三次熱水，可是那個客人還沒有來。

「主人先請用飯吧！」一個僕人跑來說。

餓着肚皮過了一夜

「且停一下」，吳起對僕人說：「客人還沒有到哩！」

午刻過了好久，大家飢腸雷鳴，廚房劉四又催促道：「飯菜已冷了！客人怕今天不會來了，不如請主人先吃吧！」

「唔！」吳起點點頭說：「你們去吃飯好了，我在這裏等候他！」

看看天已垂暮了，僕人把燭點，客人卻仍舊沒有來。

「你肚皮不餓嗎？」吳起的妻子也走來問他。

「不要緊！我等客人來一起吃」。吳起始終不願先吃飯。

時間很快的過去，已是夜半了，吳起一個人孤單單地坐在廳上，也不吃飯，也不睡覺，一心一意專等客人。

吳起真是一位有信用的君子，這一天，他竟餓着肚皮過了一夜。到了明天，吳起派人去把那位朋友找來，把昨天守候和挨餓的事

情告訴他，那個朋友覺得十分抱歉，連說：「對不住！對不住！」

吳起再叫家人們拿出昨天準備的酒菜來，同坐而食，盡歡而散。從此大家知道吳起是一位極重信用的人。

註：吳起，戰國時衛人，為五將有名勇將。

五 商鞅不騙人

商鞅是戰國時衛國的公子，秦孝公聽說他很賢能，便請他來襄理國事。商鞅心想：要做事順利，須先要取得人民的信任。當下就叫人在南門豎了一根木桿，聲明誰能將它移到北門的，給他百兩銀子。

「喂！奇事年年有，不及今年多！這真是古今少見的新聞哩！」

一羣百姓圍着看，這樣竊竊私議着，對於這件新奇的事，大家都抱着懷疑的態度。

「什，新聞呀。」趙大拍拍李二的肩頭說：「肯唸給我聽聽嗎？」

「有什麼不可以！」李二高聲朗讀道：「南門豎了一根二丈長的木桿，有人能把它移到北門去的，給他十兩銀子」。

「世界上那裏有這等便宜的事？」趙大問道：「這張布告是誰叫人貼的？」

「秦孝公新請來的商鞅」，李二說：「真猜不透這闖葫蘆裏裝的什麼藥呢？」

「三丈長的木桿，自南門移到北門，真不費吹灰之力！」趙大聳聳肩頭說：「怕是商鞅騙人的吧？」

「趙人哥的話，說得有理！」大家齊聲說：「移一根木桿，毫不費事，爲什麼給這許多錢？准是欺人之談了，我們不要上他的當！」於

是大家一哄而散。

過了幾天，布告牌上又換了一張告示，上面寫着：「南門豎了一根三丈長的木桿，有人能把它移到北門去的，給他五十兩銀子」。

秦國的人看到這張布告，更加驚奇起來。

「噫！今天又加價啦！」李二笑着對衆人說：「有能把木桿移到北門去的，現在給他五十兩銀子了！」

「我倒要去試試看哩。」阿富一面說着，一面捲着袖子。

「阿富！」老成持重的老先生勸他說：「世上沒有這種愚人，拿這許多錢，叫人移一根木桿；我看你有這移木頭的時間，不如在家移做一點有益的事情吧，免得白費氣力！」

「不要緊的！」阿富說：「我且去試一試」。說罷徑自去了。

阿富跑到南門外，遠遠看見一根木桿豎在那裏，四面站了好多人，大家對於這根木頭，都覺得新奇，但並沒有一個人去移它。阿富

牠無心觀看，便上前把頭拔起，一口氣負到北門。

「阿富！哈哈！哈哈！哈哈！阿富把銀子按過來，一路笑着回去了。」

「阿富！哈哈！哈哈！哈哈！阿富把銀子按過來，一路笑着回去了。」

門去，商鞅不騙人的，這件事可以充分證明。衆人在事後這樣談論，

同時懊悔錯過了這個機會。

「阿富！哈哈！哈哈！哈哈！阿富把銀子按過來，一路笑着回去了。」

辯此，商鞅給出必行，百姓無不悅服。十年後，政治更見修明，

路不拾遺，夜不閉戶，家給戶足，盜賊絕跡，秦國遂在商鞅手裏轉弱

為強了。一天，蘇告執事與下了一告示，上面寫着：「南門豎了一

景大，一和山。

不難，（此處略）其一懸、以與心運之辭。百景一懸；豈不顛乎

六、言而有信

（此處略）張良與韓信雖不容諫而心誠大

韓、趙、齊、楚、魏、韓六個國家，因為不能發奮圖強，不能互

相團結，都給強暴的秦國併吞掉，（此處略）一好子！才去開

張良的祖先，在韓國繼過五代的宰相，後來韓國被秦國滅亡了，

他覺得這種奇恥大辱，志在必報，便把所有的財產完全變賣，交結

天下的英雄豪俠，謀刺秦王，替韓國雪恥。

俗語說得好：「重賞之下，必有勇夫！」張良在「揮金如土」之下，

不久就得到一位勇士。

始皇二十九年，秦王東巡到博浪沙（現在的河南陽武縣）。張良

聽到這個消息，就和那位勇士躲在附近守候。

「碰」！一聲響，那位勇士用鐵錐看準秦王的車子打來。立時車駕粉碎，血肉橫飛，那勇士和張良便趁這混亂餽當兒，一溜烟逃走了。但是事後探訪，那天鐵錐並沒有打到秦王，祇打中一輛隨從的車子。秦王非常生氣，便下令搜查刺客。聰明的張良僥倖沒有被捕，他便改姓換名，躲避到江蘇的下邳，靜待機會，再雪國恥。

那天，是一個晴朗的日子，張良閑着沒有事，到外面去逛逛。走到一座橋上，遠遠看見一個老頭子迎面走來，等到走過張良身邊的時候，故意將一隻鞋子掉下橋去，卻掉過頭來說：「孩子！下去把那隻鞋子拾起來！」

「這老頭子好生無禮」！張良見他那種絕不客氣的態度，心裏老大不服，很想上前把他痛打一頓，以洩心頭之憤。可是一想：這老頭子

年紀大了，欺老凌弱，也不是大丈夫所爲，何況我正抱着爲國雪恥的大志，又何必與一個老年人較量這點小事呢！也罷！我索性服從他吧！他想定主張，便耐着性子去拾取鞋子。

「把鞋子替我穿在腳上！」那老頭子把一隻腳提起來，對他說。

張良不愧是有爲的青年，又忍耐着蹲下來替他穿好。

「哈哈！哈哈！」那老頭子也不道謝，一路笑着走了。

「噢！」張良見老頭子舉止古怪，心裏十分詫異。

那老頭子走了一程，忽然又走回來，對他說：「你這小孩子可以造就了！五日後天明的時候，你到這裏來會我！」

「是！」張良見他話中有因，便很恭敬地答應着。

後五日的平明，張良跑到那橋上，不料老頭子已先到了。



「和老人相約，爲什麼遲到？」
 老人埋怨他道：「回去！隔五天早些

來會我！」
 「這回是」張良懊悔自己失信，覺得
 很對不起他，便滿面慚愧的走回去。

那天張良剛聽見鷄啼，便起身走到橋邊去，那知道老頭子又在那兒
 守候。張良

「爲什麼又遲到？」老頭責備他道：「回去！隔五天再早些來！」

大清早五天以後，張良在半夜就起身到橋上去等候老人。
 等了過了一會，老頭子自遠處顛顛巍巍地來了，看看張良已站在橋上守

傑，便和顏悅色的對他說：「這纔對了！」說着，便從袖內拿出一匣書給張良，鄭重地說：「你能熟讀這書，將來便可輔佐韓論，領袖群雄，立業了！」

那老頭子和張良握手告別，張良緩步回來，把那書打開一看，原來是一部孫公兵法。這時他內心的快樂，真難以形容。從此悉心研究，早晚誦讀。十年後，他聽說劉邦起義革命，便去投奔在他部下，參贊戎機。每籌劃巧妙的方法，出奇制勝，屢戰秦兵，打敗秦將章邯，敬佩服不得，都聽從他的指揮。結果，劉邦統一中國，秦國就被滅亡了。

「張良的確是一位愛國志士！」後世的人這樣稱他。可是追本窮源，張良的成功，卻得力於「言而有信」的那一句話啊！

七 有一句話要預先講明

六朝時候，山東平原縣有一個人，名叫明山賓，他曾在山西平陸縣做過縣官，因為地方上遭着荒年，他開了米倉，賑濟貧民，被上司曉得了，說他私開米倉，定了罪名，把他的家私，抄得乾乾淨淨。他的家產，本來不多，從此以後，他就變成一個貧士。

其一他雖然很窮，祖家裏還養着一頭駕車的老牛，出門遠行的時候，總用它代步。後來他沒錢度日，想把這頭牛賣掉。這頭牛呢，三年前弄過漏蹄的毛病，不能走了，他就請了醫生，設法治好，直到現在，從沒有發過一次。所以這頭牛雖老，力氣還很強壯，誰也想不到他從前生過漏蹄的毛病。

「呀！錢用完了！」明山賓摸摸口袋嘆息着說：「不如把那頭老牛賣掉吧！」他牽了牛出去，遇見一個農人模樣的，心裏不免躊躇起來，他想：「這頭老牛跟着我已有多年了，現在因爲手中拮据，忍心把它賣給人家，於心何忍？」但是一轉念：「再不賣掉，人和牛都要餓死了！」想到這裏，祇好硬着頭皮迎着農夫走去。

「喂！」農夫首先招呼他：「你這頭牛是賣的嗎？」

「是的」。他答着。

「這頭牛……」，農夫仔細端詳地把牛從頭到尾看過，問了價錢，覺得不很貴，便付了銀錢，立刻牽牛要走。

「朋友！且慢點！」明山賓忽然開口道：「有一句話要預先講明。這頭牛二年前曾生過漏蹄病，請過醫生治好，至今並沒有復發過；但

是難保將來欠不發，我既然將牛賣給你，至這說話，總要預先講

明，免得日後懊悔，怨我無信。」農人曰：「官一言，要則決不誤。」

「噢！奇了！」農人自言自語，說要賣牛的好壞，祇有買的人講；

爲什麼賣牛的人，卻說出這種話來，恐怕是價錢講套話，此刻懊悔起

來吧！農人見賣主說牛有病，不很相信，因爲看看牛生的很強壯，

那裏會有毛病，因此便對山賓說：「你的話是真的麼？」

「我生平從不打謊語的！」山賓回答說：「難道牛沒有病，我還賴

它不成？」

「牛既然有病，我就不要了，請你把錢還我吧！」農夫說完，就把

牛交給山賓，山賓也把錢還給他，牽了牛走回去。

和氣地站起來回答。

「買兩個錢！不過……」，老太婆伸出三個指頭對他說：「價錢得便宜些，一個錢三包行嗎？」

「不能」！賣藥老人搖搖手說：「我做生意向來不多講價錢，貨真價實，老少無欺！」

「難道一點都不能變通嗎？」慣會還價的老太婆，又追上這一句。「生意人信用爲本，講謊話是不對的」。賣藥老人正經地說。

「就這樣吧」！老太婆見他堅持不讓，便說：「揀四包大的給我」。「呵呵」！賣藥老人笑着說：「我的藥分量都是一樣重，沒有大小多少的」。說完，便把錢接過來，遞了四包藥粉給她。

老太婆走過後，又有一個店夥跑來問道：「你有胡椒末賣嗎？聽

說你沒有還價呢」。

「胡椒未是有的」，賣藥老人說：「價錢確是壹一不二」。

長安街上的商店，多般是有還價的，現在笑談看見這「壹一不二」的賣藥老人，大家不免奇怪起來。內中有認識他的人說：「這是長安東門外霸陵的韓伯休啊！這賣藥人家脾氣古板得很，向來是說「壹一不二」的」。

「哦」！「韓伯休」三字是無人不知的，大家倒覺甚大傷：「原來賣藥老人就是他哩」！

「韓伯休」姓韓名伯休，字元伯，自號五石先生。他原籍河內，自少便個稱貧兒，凡是貧病的人家，都來雇顧他的醫藥。

不過韓伯休是一位不愛出名的君子，他這真為人而不愛道他的名

字，仍舊自稱「賣藥老人」，在長安做生意。

一天大早，一個小姑娘向他買藥，一定要少給價錢，他誠懇地說：「請姑娘原諒吧！我做了多年生意，從沒有講一句謊話，還價是辦不到的！」

「你難道是『金口御言』講一是一的！」小姑娘憤憤地說：「我偏要少給一個錢！」

「半個錢也不能少！」賣藥老人斬釘截鐵的答道：「我生平最重的是『信用』二字，如果我今天對你失信，下次再沒有人相信我的話了！」

「你難道是韓伯休嗎？不二價！」小姑娘有點惱怒了。

「這裏我不能住了！連小姑娘都知道我的名字！」不愛出名愛信用

的韓伯休，把藥攤收拾收拾，打成一個包袱，離開長安，到別的地方做生意去了。

註：韓康號叫伯休，東漢時霸陵（現在西安的東門外）人。

九 他是信士一定如期來的

東漢時，山陽的范式，和汝南的張劭，是很要好的同學。他們同在太學裏讀書，兩人的品性和學問都不相上下，相處得非常和愛。

有一天，他們都向太學裏師友們辭別了回家去，師友間同學間，都不免起了別離的悵惘。

「式兄！」張劭握着范式的手說：「我們今天要分別了，不知何日再能聚首」。

他是信士一定如期來的

「我也這般想」。范式回答道：「不過後會有期，在二年後，我一定親自到府上來拜訪，一方面可以拜見拜見伯母，一方面又可以瞻瞻令鄒，這樣好嗎？」

「真好極了」，張勳很快樂的說：「那麼，你在二年後那一天來呢？」

「日期嗎。確是要預定的」！范式沉吟着：「我想就是二年後的今天吧」！

「勳兄！再會」！

「式兄！祝你一路平安」！

當他們話別多時，終於在戀戀難捨情形之下，盪手分別了。但是各人的心頭上，都感到一點安慰，那就是二年以後的今天，仍舊可以聚

晤。

光陰如箭，二年的約期已到，張勳忙把這一件事告訴他的母親，商員招來自遠道來謝絕。

「真巧」張勳的母親說：「你稱他相別」二年，兩下遠隔千里，你怎能知他一定來會我在這？」

「爲」張勳的母親說：「范式決不失約，他是一箇信士，一定如期來。」

「既然來，我這去準備酒菜，免得臨陣慢客！」他到於范式然允許了。

「式兄久違了！」張勳見范式如期來了，相見之下，十分愉快。

「這位是伯母麼？小姪有禮！」范式向張母很恭敬的行禮。

他是信士一定如期來的

「別客氣！裏面請坐！」張母見范式果真沒有失信，心裏着實欽佩。

午飯時，張劭便拿出新做的酒菜，和家常吃的黍飯款待范式，彼此久別重逢，心裏實有無限的快慰。

不久張劭病故，張母因張劭臨終再三囑咐通知給他好友范式，便叫人送了一份訃帖去，並告訴他安葬的日期。

在安葬那天，柩已引了，張母悲慟地說：「兒啊，你的好友恐怕今天要來執紼了，你死該瞑目吧！」話未說完，范式已穿着孝服，駕了素車白馬號哭而來。

「我和你前次一別，不料便生死異途！」范式哭着說，一面引柩前

進安葬

安葬已畢，范式並親自在墳四周種了許多樹木，方纔灑淚離去。
「范式真是千古少有的信士！」當時的人都這樣稱贊他。

十 終身不再說謊

「司馬光，打破缸，救人命，有膽量！」一羣淘氣的小朋友，在外面這樣天真爛漫地唱着。

「喂！你們去玩吧！我今天沒工夫陪你們了！」馬光因為他爸爸在家裏，忙向門外的小朋友搖搖手。

「噢！這是什麼東西，好玩得很，肯送我一個嗎！」司馬光看見媽手裏拿了兩個圓溜溜的東西，伸出兩隻小手向她要。

「這是胡桃！」好吃，好玩。要我送給你，就得叫我一聲！」張

媽逗引着他說。

「張媽」司馬光很快地叫了一聲。

「這個叫的不好，要重叫一個好聽的！」張媽說着，把胡桃遞給他看看，又把手背回來。

「好的」，司馬光見張媽手裏的胡桃實在太可愛了，便重叫了一聲：「好張媽」！

「給你吧！」張媽得到勝利，笑了一笑，兩個胡桃落到司馬光的手裏了。

「真好玩，恐怕滋味也不差呢」。司馬光自言自語着，想把兩個胡桃弄開，可是用盡氣力，也剝不開來。

「姊姊」！司馬光擡頭看見他姊姊走來，便央求她道：「請你替我

剝吧！」

「這胡桃太結實了！」姊姊接在手中，也不能剝開。

司馬光剝不開胡桃，心裏非常懊惱，便到廚房裏去找小鐵錘。

「你做什麼？」家裏的婢女，見他慌慌張張的，便問他。

「胡桃！」他指指手裏的胡桃對她說：「再也剝不開來！」

「你給我！」婢女說：「胡桃放在沸水裏過一會，就可以剝開了。」

隔了一刻工夫，婢女拿了兩個剝開的胡桃交給司馬光，他高興的

了不得，帶叫帶跳的送去給姊姊看

「誰剝開的？」他姊姊十分驚訝的說：「真真聰明呀！」

「阿姊！是我自己剝開的！」司馬光哄他姊姊說。

「你的本領真大！」姊姊不知司馬光哄她，很讚美他的聰明。

司馬光嘴裏吃着胡桃肉，耳朵聽着姊姊的稱贊，非常得意。不料在書房裏看書的爸爸，卻在旁邊看得分明，他知道胡桃是婢女剝開的，而司馬光卻去哄他姊姊，他想：小小年紀的孩子，講話竟不真實，將來長大怎樣做人呢？這是饒他不得的！

「小孩子怎麼竟講謊話！」他爸爸聲色嚴厲地斥責他。

「爸爸！」司馬光惶愧地說：「我下次不講了」。

司馬光自從受到這次教訓，永遠放在心裏，終身不再說謊。後來他在宋神宗時，做到宰相，並封爲溫公，但是他從沒有忘記幼年時這一段故事。

十一 你真是至誠君子

柳仲益是宋朝人，他父親名叫彥輝，家境非常清寒，因此常常向人家借債。

一天，柳彥輝患了很重的病，臨終對仲益說：「兒啊，我從前曾向陸坦借了五十兩銀子，並沒有立契據，將來你替我把這筆債償還了吧！」彥輝說，喉嚨裏響了兩聲，便瞑目長逝了。

但是那時候，陸坦也死了，他的子孫並不知道有這回事。

柳仲益手頭也很拮据，但是他以為當時借的陸家錢總應該歸還他就省吃儉用，積滿了五十兩銀子，送還陸家。

「柳世兄，久違了！」陸坦的兒子說：「你近來很好麼？」

「彼此，彼此！」仲益謙遜着說：「小弟庸碌如雷，祇是賤體託庇頑健罷了。」

兩下客氣了一番，陸坦的兒子就邀仲益進內休息。茶畢，仲益站起身把來意說明，雙手將銀包遞給他。

「柳世兒，恐怕你弄錯了！」陸坦的兒子詫異地說：「柳老伯當日借銀，又沒有契據；先父也沒有向我提起這件事，我完全不知道有這筆賬，我怎能受你的錢？」

「不是這樣講！」仲益分辯說：「老兒雖然不知道，但是令尊知道，先父知道，我也知道，世上那有借了錢不還的道理？」

「柳世兒！」陸坦的兒子又說：「我看你的近況也不甚好，這點銀子請你留下用吧！」

「這無論如何也省不得！」仲益誠懇地道：「先父借的這筆錢，我積了多年，終於成這個數目，時間過去了這末久，已經再分抱歉，今天

「怎好再不還呢！」

「你真是至誠君子！」陸坦的兒子十分贊佩仲益的為人，便把銀包收下。

仲益把錢拿過，彷彿去了一件重大的心事，身體輕鬆了許多，就向陸坦的兒子握手告別，一路笑着回去了。



版權
所有
必究

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月三版隨紙本

信 的 故 事

全一冊 故正定價國幣四角

外埠酌加郵費

| | |
|-------|---------|
| 編 著 者 | 韓 德 溥 |
| 發 行 人 | 吳 秉 常 |
| 印 刷 所 | 正 中 書 局 |
| 發 行 所 | 正 中 書 局 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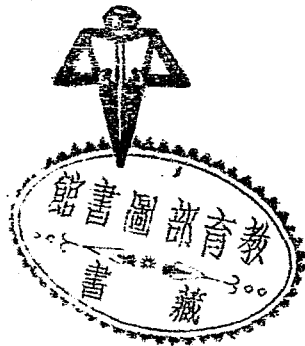
(1303)

82

175

444523

(1)



8.9
15

圖紙本
0.40

9
8.9